

章
群
著

唐

史

(三)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羣著

唐

史

(三)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唐史(三)

定價：每冊新台幣壹佰元正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作者：章 羣

出版者：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16號

發行者：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于正路一號

電話：八六一〇九二三

郵撥：一〇一四二五號帳戶

門市部：華岡書城

地址：臺北市農安街三十五號之一

電話：五九四八四五五

印刷者：華岡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大功館

電話：八六一一八六二

唐史(三)

章群著

目次

第二章 學術	四九一
--------	-----

第一節 王通之思想及其影響	四九一
---------------	-----

第二節 經學	五〇五
--------	-----

第三節 史學	五二三
--------	-----

第二章 文學(上)	五四二
-----------	-----

第一節 文風與士風	五四二
-----------	-----

第二節 聲詩	五四七
--------	-----

第三章 文學(下)	五六五
-----------	-----

第一節 韓愈之文章與思想	五六五
--------------	-----

第二節 古文運動與文以載道	五七二
---------------	-----

第二十四章 藝術

.....五七六

第一節 書法.....

.....五七六

第二節 雕像.....

.....五八九

第三節 繪畫.....

.....六〇四

第四節 音樂與舞蹈.....

.....六二〇

第五節 散樂.....

.....六四四

第二十五章 宗教

.....六五七

第一節 佛教.....

.....六五七

第二節 玄奘.....

.....六六八

第三節 服藥與求仙之風.....

.....六八四

第四節 其他宗教.....

.....六九六

第二十六章 風俗

.....七〇三

第一節 節日.....

.....七〇三

第二節 婚喪.....

.....七一二

第三節 淫祀淫祠.....

.....七一五

第四節 其他各項..... 七二八

第二十七章 交通..... 七二七

第一節 過所與公驗..... 七二七

第二節 關..... 七三二

第三節 津..... 七三五

第四節 驛..... 七三六

第五節 洛陽至廣州..... 七四〇

第六節 其他交通線..... 七五一

第七節 水上交通..... 七五三

第八節 對外交通路線..... 七五四

第二十八章 中外關係..... 七六五

第一節 唐與西方之關係..... 七六五

第二節 中日關係..... 七六八

後記..... 七七五

第二章 學術

第一節 王通之思想及其影響

王通爲隋末大儒，隋書雖無其傳，唐代記述之文字則不少，其昆弟子孫若王績、王福時、王勃所記姑且不論，卽如杜淹之文中子世家，陳叔達之答王績書，楊炯之王勃集序，固已明確^①。宋儒且甚稱道之，如石介是也^②。然疑其人不如其所傳之甚，且或責其妄，亦自宋人始。晁公武、洪邁之儔是也^③。凡王通所著述，謂出於後人僞造，亦各有說。宋葉大慶、清俞燮謂出王凝父子，章太炎謂出於王勃，近人王立中謂係王績誇大，蓋亦各據一端^④。

今不欲就此等問題詳加考辨，惟有一事可肯定者，卽任何考證如欲證明王通之著作，皆出後人僞造，則首須證明凡前文所提及，其昆弟子孫及他人之記述，亦皆出於僞造。且問題之重心，根本不在於此，蓋書或不親出其手，其思想則不可僞，歷來論者既共認有其人，卽以此一時代之眞思想，屬之王通亦無不可。

一、王通之生平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其先漢徵君霸。父隆，字伯高。通生於開皇四年（公元五八四年）。下文

附註，並省畧「公元」二字，成童，受書及春秋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翟汲，考三易之義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四年（六〇四），至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之策，阻於公卿，東歸，有事於撰述，門徒自遠而至。凡所撰述，計：

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

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

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

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

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

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⑤

中說十卷。⑥

諸書惟中說獨傳。⑦

大業十年（六一四），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方通在長安時，李德林請見歸⑧，及定居甘澤里，河南董恆，泰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南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其往來受業者蓋將千餘人⑨。

大業十三年（六一七），通有疾，卒於鄉館，門人薛收姚義等數百人，謚爲文中子⑩。

弟曰王凝，字叔恬，嘗爲胡蘇令⑪。次曰王績，字無功，大業中應孝弟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

丞，棄官還里，躬耕於東臯，時人號爲東臯子^⑫。
二子，長曰福郊，次曰福時，福時生勃、劫。

二、王通之思想

司馬遷云：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其意謂周天子已不足領導天下，當退封百里，如夏之有杞，商之有宋，而當有一新王朝出現。兩漢公羊家言之尤明切。董仲舒以春秋十二世，分之爲有見三世（哀定昭，由哀公上推），有聞四世（襄成宣文），有傳聞五世（僖閔莊桓隱）^⑬。何休有三科九旨之說，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實際上是愈後愈亂，見於春秋一書中者，則爲愈後愈治^⑭。此孔子理想之所寄託，所以爲一家之言。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主要爲春秋，其尊若自居新王朝，如孔子之所言也。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有若已預見之者。然既立學官，是以之爲官學也，一家之言能成爲王官之學，此學術之所以可貴也。

今以此義衡諸王通，則王通實有意爲新孔子。嘗云：「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⑮又云：「先師之職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⑯今據中說，分列數點，陳述其思想如次：

（一）歷史正統問題，王通著元經以比擬春秋，始於晉惠，終於隋文^⑰，茲先列其有關之年代如下：

晉武帝太熙元年（二九〇）。

晉惠帝永熙元年（二九〇）。是年四月，晉武崩，太子衷即位，即惠帝。）

後魏道武帝拓跋珪始元年（三九六），是歲當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珪入長安，始有中
原，元經舉其名，然其下，元經仍以東晉之安帝、恭帝紀年，元經自孝文帝（公元四七一年）始，以
正統歸後魏。

隋文帝開皇九年（五八九），元經書曰：晉宋齊梁陳亡。

中說禮樂篇云：「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又云：「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末，中國有主，則正
統歸魏周。」後世指摘最甚者，厥爲此一問題，案阮逸注謂中說之中國指中原，恐不盡然。考王通之
思想，於此一問題，實具數種觀念，今分列如後。

曰天命。薛收元經傳序：

蓋聞夫子（王通）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
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天下不明乎？故徵天命以正帝位，
以明神器之有歸。

又曰：

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然帝衰於太
熙，故元經首此，振啓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挈名，以正其實¹⁶。

夫謂天命者，必待實跡以爲徵驗，然後非虛假。故云「天命不於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
民懷之。」（卷一王通篇）其下所述，卽是其事。

二曰生民。中說述史篇：

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論者謂王通先世已事元魏，然通自另有所見。

三曰禮樂，述史篇：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阮註：貴猶興也），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羣案：不與，即奪也，今言謂不認同。）其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

前文云阮逸註中說之中國指中原，爲並不盡然，蓋王通之所謂中國，實指禮樂之所歸者。夷夏之辨，本在文化上，孔子云：「夷狄用華夏之禮樂則華夏之」^①，王通之觀念，猶孔子之舊，果如是，則以元魏爲正統，斯固然矣。反之，雖爲中國之人，棄絕禮樂，滅裂中國文化，則視之夷狄可也。中說云：「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②。「正統在晉宋，以其「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正統在魏周，則以齊梁以下，「棄先王之禮樂」也。

於此，且當作深入一層之討論，王通以宋與晉並論，以「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阮逸註云：「宋祖劉裕平桓玄、盧玄，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羣案：即宣、景、文、武、惠五帝陵墓），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今置樹晉之功不論，即以復中國之志而論，宋雖不終其功，王通於元經中仍褒獎之，其寄望中國能復漢家之舊，豈不顯然？

其次，「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此有與奪權之「君子」，又何所指？左傳有「君子曰」，其實猶司馬遷之「太史公曰」，王通之所謂君子，亦猶是也，雖效自左氏，自是春秋大義，故王通以正統予魏，正是一家之言。

（二）經學問題 論者謂舍傳解經之風氣，始於唐中葉以後，盛於宋。予考之中說，以爲當上推之王通。中說天地篇：

子曰：三傳作而春秋散。

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羣案：劉向習穀梁、劉歆習左氏）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

上引語句，不待解釋，其影响，容詳下文。

（三）文學問題 中說天地篇：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璩）劉（楨），下述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填箴，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

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王綱，下達五常，於是徵（詩之）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又事君篇：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羣案：當作吳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上引之文，可總括爲兩點：第一，隋末文學，詩承齊梁體、宮體遺風，文章承六朝駢體文遺風，要之，皆辭藻豔麗，音韻加細，而內容纖弱，既乏生命氣息，亦無真實情感。王通深以爲非。第二，曰其人如何，其文如何，是王氏以品德與文章爲不可分者。此等見解之影响，即謂古文運動之始，亦無不可。

三、王通思想之影響

王通對於正統之主要觀念，在以禮樂爲中心，從文化上以判別夷夏。

三國志以魏爲正統，此陳壽之不得已，蓋身爲晉官，晉承魏統，僞魏無異僞晉也。習鑿齒撰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其時晉已南渡，有類於蜀之偏安，尊蜀卽等尊晉也。宋歐陽修作正統論，以爲居正位、一天下始爲正統。自朱子之通鑑綱目，以帝魏乃春秋之罪人，後世遂仍之不改。此等正統論，皆與王氏持旨不侔。

王氏之重禮樂，可自「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文中見之。大意謂王通嘗謂房、魏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後唐太宗命魏徵等更定禮樂，卒以無素業而不就，玄齡曰：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②。

此段君臣議論，雖非針對判別夷夏而言，然王氏以禮樂爲治國之要務，意殊顯然。且卽以禮樂言，房、魏雖自承無素業，然貞觀之治必有一理想而房、魏等爲之主，亦無可疑，觀乎魏徵編注戴氏禮，太宗褒之爲「文義粲然」③，似於禮並非一無所知者。

竊疑唐人於夷夏之辨，仍以文化爲別，而不以種族。今案令狐德棻，編北周書，云：「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爲不吉，斯固非謬焉。」雖主婚姻之防，然原指北周武帝娶突厥阿史那爲后而言，阿史那氏固異族，北周亦係鮮卑，德棻視北周爲華夏，豈非以宇文氏早已漢化之故。

安史之亂，爲有唐盛衰之轉捩點，前輩陳寅恪先生嘗謂：「唐代當時之人視安史之變叛爲戎狄之亂華，不僅同於地方藩鎮之抗拒中央政府④。」余考之詔令表奏及私人書記，以爲不然，玄宗親征安祿山詔，云「除凶去孽」，又云「剪除兇逆」，命皇太子監國仍親總師徒東討詔云：「以誅叛逆」

②⑤，其他書文咸稱之曰「逆賊」②⑥，蓋祿山身爲命官，上下未嘗以夷狄視之，以與征吐蕃制、征安祿山制等比較，語意判然有別②⑦，此觀念上之夷夏之別，與實際上之胡化漢化問題，恐當分別而論。

以上所論，雖不能指明直接受王通之影響，要之，以禮樂爲中心，從文化上以分辨夷夏，孔子遠矣，近者謂自王通開其端，可以無疑，且據此以論，李唐氏族之爲胡爲漢，變爲無足輕重，紛爭可以少息矣②⑧。

其次，在經學方面，中說問易篇：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

先儒異同指傳注之屬，故王通曰：

三傳作而春秋散。

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②⑨。

一言以蔽之，曰：舍傳求經。今案唐代經學，可約分爲兩期，先爲注疏之學，後則舍傳求經，容詳經學篇。唐代後期經學之風氣，王通實已開其先路。

請廣言文學方面。前言李百藥論詩，王通不應，以其馳騁乎末流也。今案北齊書文苑傳序，百藥云江左齊梁，變風變雅，並爲亡國之音。是與中說所載，前後論旨不同，豈王氏薰陶所致乎？陳書後主本紀，魏徵論曰：「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僞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即王通論文之意。

古文運動，論者或以爲始於陳子昂^{③⑧}，或以爲始於元結^{③⑨}，或以爲始於李華、蕭穎士^{③⑩}，或以爲始於姚察^{③⑪}。余以爲實始自王通，中說王通篇：

子曰：「（楊）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蘇）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李）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所以憂也。」

自劉彥和提出「宗聖」、「徵經」，古文運動似已開其漸，然王通自是北朝儒學系統，與彥和無涉^{③⑫}。夫雅、樂皆經也，而所謂「文以載道」，豈非聖人之「道」乎？古者內聖外王，聖王無別，韓愈以孔、孟援道統，已偏重內聖一面，猶不及王通之看重治道一面也。

抑有進者，韓愈以爭道統而排佛，王通則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又稱佛子爲「聖人」^{③⑬}。此與韓愈不同。茲列宋人議論二則，以殿斯篇。

孫復與張洞書：

自漢唐以文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豔邪侈之辭，至於始終仁義，不叛不離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③⑭}。

种放退士傳：

又條自古文之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③⑮}。

附註

① 王績，王通之弟，有關之記述如左：

遊北山賦並序

答馮子華處士書

答程道士書 以上並見全唐文卷一三二。

負答者傳，全唐卷一三二。

王福時，王通次子，有關之記述如左：

錄東臯子答陳尚書書畧

王氏家書集錄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錄關子明事，以上並見全唐文卷一六一。

王勃，福時子，有關之記述如左：

續書序

上明員外啟，以上並見全唐文卷一八〇。

倬彼我系，全唐詩卷五五。

其他有關之記述如左：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

陳叔達：答王績書，並見全唐文卷一三三。

杜淹：文中子世家，全唐文卷一三五。

李延壽：關朗傳，全唐文卷一五四。